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CC03/1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 0580 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六三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十卷(二)

〔明〕章一陽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

四書說叢十七卷

〔明〕沈守正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三五〇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

十卷(二)

〔明〕章一陽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正學

淵源十卷》提要

東學同文
書院大學
圖書館印

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四

同色後學章一陽原訂

膠西後學趙泰旌輯梓

論語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

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一

之度也〔前氏曰〕仲弓言行無所考前篇或人許其仁又稱其不佞此章自言居敬四科以德

行稱故集註於前章言仲弓重厚簡默此章言寬

洪簡重是模寫仲弓之德夫子許其可南面者意

蓋如此謂有德足以爲民之上也南面但謂可居

位長民不必重看古之有德者必有位諸侯皆天

子所命而附庸之地不及五十里亦皆以有功德

者居之楚尙欲以書社地封孔子則南面之說正

不必以

僭爲嫌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

者是也〔金氏曰〕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

無相爲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又子桑雝曰形莫若

緣情莫若率繇則不離率則不勞則不求文以俟

形固不待物凡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此皆太簡之意

許氏曰夫子謂仲弓有德可以臨民而仲弓如何謂伯子大略與已相類故以為問看來伯子是寡言簡直率易之人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

許氏曰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但許可也之可辭而可使之可不與蓋可也之下繼以簡字而可使南面四字連文故所指有輕重不同然書凡言可也則是僅可意獨言可字而其下有所指者又不可同此集如可以死可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二

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

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

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

許氏曰居敬以修身言集註自處以敬則中有

主而自治嚴中有主是說以敬存心自治嚴是說以自治身也中無主而自治疎亦泰西外說行簡是說事金氏曰王文憲曰行簡是家語記伯子於行事上簡居簡是於治已上簡

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金氏曰楚辭桑

扈禦行集註亦引家語為證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

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然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

許氏曰朱子謂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一語正相發明以相無為蓋有以理言無以敬言則二說正相發明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與故曰大簡

四書正學淵源

三

者也

不遷怒不厭怨不幸無令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疏復也怒於甲者不務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集好學矣

許氏曰不遷怒疏復是好事之教人之七情惟怒發之暴而難制故尤為難克顏子於喜怒哀樂而怒之

隨即雪消冰釋無一點留滯意故夫子舉其難者則情之發皆令於中和矣又曰集註克己二字是說此章骨子已闕是私要看得私字分明益人有此身便與物對人專把皮膚包裹這些血氣便是

我衣我裳更用物專一取物以供我所欲所謂已也但於小與天地之氣不能相入只是專欲尊己不把人做事故怒遷遷向人亦不以爲事故事差失亦以爲無緊要若改却屈己以從物與若摩

去得此私則心量廣大不見我專於人所以怒不
敢輕加人作事亦不敢過失究其極則聖人之無
我也但顏子之已甚輕非如衆人之已然略有私
意即與天地不相似惟克得盡故能不遷不貳也
又曰克己是修身總目不遷貳只是非禮勿動
一端中之兩事耳此言克己後功效如此也
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
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之難得也
金氏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會子宜可
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會子年最在諸
弟子之後其進學當在夫子暮年○程子曰顏子
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在事則理之當喜
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
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
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
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
更不萌張子曰作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
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
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
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
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
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
養其性而已許氏曰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
兼氣與理言其本也至五常言得五
行之理以爲性本只是本體真言性靜是未發形
既生言得五行之氣以成形成外物以下至七情言
情之所以生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言發不中節
則喪其真故覺者以下方是工夫緊要只是約字
約情合中者正其心也正其心者養其性也作一
串說下然又當以致知爲先故下文曰必先明諸
心知所往下面力行雖是窮然必先明諸心知所
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金氏曰一三四條叔子二
條兼取伯叔子本字指五
行之理其指五性靜指未發約是工夫中是準則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
也金氏曰入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
論最爲密備四不遷怒一句則推約其情因不
然中則怒不遷過不貳矣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
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口而化矣許氏曰
其道言聖人教他教四勿用功此正是學底方法
下二節却兼教言記誦文辭便是學不得其方法
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
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金請益

曰與之庚冉子與之粟五秉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金氏曰二事前後

境外之交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人於他邦此事

固也如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之類是也子華

使才亞於子貢而其用亦足以冉有之類是也子華

貧則夫子不待請矣子華而當則冉子不必爲請

也冉子之才好於附益夫子之道無非時中然冉

也如伯高之喪冉子解束帛乘馬而將之可見也

金六斗四升庚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

急不繼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

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

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

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

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金氏曰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六

則夫子爲魯司寇時也以爲之宰三字推之二事

舊必有上文焉其文當曰子在某子華使於齊下

爲宰也夫子爲魯司寇而任之也與之粟九百而辭

此原思之素猶也以思之安貧九百之粟誠爲無

用故夫子又教之以思之安貧九百之粟誠爲無

數善焉夫子非責冉有之過予蓋以禮處子華也

不許原思之過辭也居官無辭祿之禮而居鄉有相

足不當益有餘也居官無辭祿之禮而居鄉有相

周之義也聖人處事無非中庸黃氏所謂非徒見

而與不當辭而辭二也許氏曰此章夫子說不當與

者二人皆弟子也師命以事而區區以利祿爲急

是何心哉原思辭之誠是然聖人行事必合中道

故請辭不許蓋守一職自有必得常奉辭之反爲

私意故不許之子華使齊若孔子居位時以公事

使之則子華爲家臣自有常祿若非居位時以私

事使之則子華富家爲師出行何必求利然此非

子華之過也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

冉有之過也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

使義也而冉有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

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

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七

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

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

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合諸金氏曰子謂仲弓句絕與第九篇子謂顏淵句同程子欲去曰字然以四字爲句則是論牛子云爾曰字似無嫌

犁維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替叟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八

美則可謂孝矣許氏曰一章之中爲義不一聖人德也仲弓聞之當愈進修造其極也人欲勿用山川不含有德必見用於世也犁牛之子騂角德不繫世類也父有惡于當修德以捨之也用人者不當論其世也聖人之言廣大如此諸章亦多在入推者但不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許氏曰仁者天地之生意也人得此生意而存於心

萬善備具則謂之德能體而全之無少虧欠是德存其本有之德也故總謂之心之德則心即仁是存道心言之也朱子既以此訓仁字又曰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此兼人心言之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是全其性爾蓋知覺者應事之本而性則萬事之則也若全無私欲則此心渾是義理動靜皆仁少有私欲之間便違於仁矣夫子不曰回也三月不違仁而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獨言不違仁可就應事上論言其心則實動靜微內外無非天理也又曰顏子三月不違是乍違○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九

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金氏曰仁者心之德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建仁者心無私欲而能有其德爾但張子之意欲始學者分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者深淺分別故特於外賓主以譬之而或問有仁在內在外之說於是諸老之說始離矣大抵既是譬喻只取分明固難得義理恰好處也今且以張子之喻言之仁譬則屋也心譬則人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不違屋常在屋內縱三月外有時少違即復歸來必也是主日月至焉者是入每在屋外也雖或日一至或月一至然終是客既知其內外賓主如此不同便須勉勉以進於不違循循而莫或違之至於久而熟焉則有非人力所能與者矣許氏曰內外且以屋喻顏子心與理融事皆中道時有小心意動隨即克除又只在仁

如人居屋內為主暫出而歸其餘心與理三勉而行之時乎於一事去得私意盡所行皆合天理之公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少間又自有私意起而非仁矣如人在屋外而為客暫時屋中隨即去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十

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

魯北竟上

金氏曰費季氏私邑今費縣汶水出秦山萊蕪縣原山西北入涉汶上今縣名

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

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

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金氏曰子夏嘗為莒父宰子游為武城宰

子賤為單父宰雖夫子亦嘗為中都宰蓋是時三家分魯諸邑雖為三家所有然尚云貢於公室則其名尚諱公室也獨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子所不屑也德行之科四人獨仲尼為季氏宰此必少年始仕之時觀其焉知賢才之問與夫子稱可使南面之時小大迥不同安知後日所聞得之歟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

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大莩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十一

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

金氏曰金氏曰出淮南子精神篇曰子夏失明伯牛為癩也

癩也戰國策曰豫讓漆身為厲謂漆身為癩也又曰厲雖癩也

疾則字當作癩牖南牖也金氏曰牖字誤當作牖

牖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為壁雖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窻名牖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也禮

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

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許氏曰）人之屋共是三間外爲堂而內爲室室中爲寢處自堂入室左戶右牖凡臥在北牖下臣有疾君視之則遷床于南牖之意伯牛之家尊孔子如君孔子問疾故亦遷于南牖之下使孔子得南面而視之夫子不敢當君臨臣之禮故不入室中乃自堂上就牖中執其手與之訣

南
楹 堂 戶 奧 室 西房 北
東房 日北階 通入後堂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十三

命謂天命言此人不當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食飯也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美之（許氏曰）蓋天地之間惟顏子真非至理之徒行生意充塞固與人心無間也君子由道而行

何往非樂三月不違仁或可想見顏子之樂事陋巷豈足改之邪（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金氏曰）王文

先有此樂是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金氏曰）周茂叔道州營道

敦願晚卜築廬山之下取故里之號名其溪曰濂溪學者稱爲濂溪先生謹記以表其志

子廟庭初茂叔爲南安軍司理時洛人程公珦爲通守觀其氣象非常人因令二子願與受學焉故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本文先說顏子者進學之序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十三

也集註引此先說仲尼者師生之序也（許氏曰）集註周子今程子尋孔顏樂處意猶在知上朱子則教人學顏子之學行之久而有思按程子之言引得則我亦自有顏子之樂矣

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金氏曰）王文憲曰文

公爲學者切已（淵源七分）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

○子孟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金氏曰儒學者之稱子夏文學故夫子鞭辟其近裏君子儒則務德業小人儒則務文辭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

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調利者

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
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
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金氏曰）王文憲曰程
人固其平恐於子夏未切謝氏以義利說恐尤甚
子夏細密謹嚴病其法故以此警之後世託儒
爲小人者固多矣恐子夏必不至此履祥按語錄
朱子亦嘗疑此說爲初學之障至於言博學篤志
切問近思之後則不待爲此言矣又曰聖人爲萬
世立言豈專爲子夏設觀此二條則文公固自疑

謝氏之說爲過矣然女爲二字專於子夏言當如
文憲之說况文公亦嘗言于夏太細密謹嚴又云
其促狹於子游葉賀孫之間亦言其太緊小如此
則此君子小人只是以度量規模爲言其言君子
如大人君子其言小人如野人小人若契須小人
之類蓋對大人君子而言待有小大之分耳非言
善否之殊也至爲學者切已省
察則集註之言自在所深省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武城魯下邑

又曰：「蕩爾乎三語助辭，氣似繁，按字義如是爲爾。」其辭氣必有所指，謂女得人焉有如是者乎？爾其可與進於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金氏曰：按史記，弟子專字子羽。

論語卷之四 五

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其後南游至江從弟子
三百人漢書亦云夫子之歿弟子散居四方各明
夫子之道而潛臺滅明居楚則滅明徑路之小而
固高弟也他書載滅明事亦多奇偉

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須臾且飲射讀法

教民而賓與賢能故有鄉飲之禮此行於鄉學者也又黨正四索鬼神而祭之以禮屬民而依禮鄉大夫以正齒位此行于物詢要庶四長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讀法周禮州長一歲四讀法正月之吉各屬州民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若歲時祭祀州社則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當正一歲七讀法四時孟月吉日屬民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崇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族師一歲十四讀法月吉屬民讀邦法書其孝友睦姻有道者春秋祭亦如之閭胥讀法不可數凡春秋之祭祀役政

喪紀之類聚衆庶既此則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

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

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

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金氏曰爲

民者第一事所以爲國與賢所以作興民習也朱

子謂古者以士爲吏或得人講論亦爲政之助

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

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

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

滅明爲法則無荷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

邪媚之惑金氏曰正大因二事而可見爾所存甚

荷邪言行不由徑無賤媚言非公事不至室荷賤

邪媚皆就章外反說形容上言正大之情可見是

子羽之心凡百正大因此二事可見其凡下

言無荷賤邪媚亦是二子平日無之意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

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

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

戰敗而還以後爲功金氏曰兵家反奔而殿故以

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金氏曰十一

年齊國書仲

如樊遲謂論溝洫有用牙於齊師師入齊軍獲甲

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右師奔齊人從之涉泗孟之

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王文憲

使人知所自克○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

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

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上之心無時而忘

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國之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金氏曰佞

辨之稱故自謙者曰不佞後因有口才者多變易

是非故始有鮀佞之稱朱子語錄爲用佞處略言

之朝宋公子有美色金氏曰宋公子朝與南子內

之以遂其姦其免於今之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

難免盡傷之也金氏曰而有而字爲與字古者兩

今之世三字重看古之世必尚誠而不尚諛好

德而不好色今之世乃好諛悅色所以可嘆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

之之辭薛氏曰自室出於室必由戶非戶不可出

背亦斜出不由戶則無可出之路矣行不由道則

悖禮傷義必不可也人何故不從道而行乎深惜

其失而無之以正也又曰道只是人當行處大略如子之當孝父之當慈兄當友弟當恭人皆可曉但不肯行故聖人謂當從戶出既知之即由之當從道行既曉了何故不行正為道與人相去本不遠自不肯行耳故以戶為喻切須就何處由三字上詳味肯意此聖人哀人之自失而勉之也○洪氏曰人知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金氏曰猶今俗云村人史掌文書金氏曰猶今言

文人張文潛謂今之所謂儒者務多聞習事而誠謂記尚文辭乃古之所謂史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大

或不足也許氏曰史官記事雖據事實而書必須

飾之非盡當時之本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

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

然而然矣金氏曰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此緊要工夫所以不偏勝而彬彬者也○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其可

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

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許氏曰〕天以善理生人入得此理以生其理本直凡行事皆當合理若不合理則與天之生意不相關是理已絕死之道也而又生於世者幸然免死爾爾具人之形事當順理達天自絕不可生於人世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

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許氏曰知有兩等一等

等會用致知工夫而深知至理之所在上知淺下

知深好是知而行之者樂則安行有得於心而樂

者集註知有此道也知字輕看作總說謂知斯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九

其在亦可下兩節○張敬夫曰曾之五穀知者知

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

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

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

不息者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

上也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

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

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

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大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瞞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周近思而漸達於高遠也金氏曰所以使之云云此補文意也不可以滯上非終不語也使之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

而告之許氏曰黃文肅曰夫子既告之以所當為復戒之以所不當為使共志存於此而念絕於彼此語包二者皆全又曰集註知者言事仁者言心字指務民義重心只是言存心當如此其實先難只是民義此章大○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

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金氏曰知者必知幽明之故仁者先辨善利之閒明則有濟樂固當務民之義幽則有見神則當敬而遠之有則必敬幽則必遠也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當先難而

後獲先獲非仁者之心可以為仁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

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

靜而有常故壽許氏曰天地萬物巨細高下無非不足處知者知之極其心明物理無少礙滯不留渣滓融會流通而水之為物流行不滯而其漸漬

汰治大無不徧小無不入與此心相類故樂水而其體動其效則樂仁者之應物各當其極不過物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各付物而已無私焉其理則一定不可移而以存心言則全體自有渾厚安重之意象故樂山而其

體靜其效自然壽蓋受命於天其壽天固有一定不可易人能知命而保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全而歸之是壽已若立於巖牆之下與在○程子曰非

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

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

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

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

之時齊疆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
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
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齊王氏曰
國語管仲爲
政制國爲二十一都注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
脩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註
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
期而書伐蓋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魯則
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
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
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三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
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
得爲觚也金氏曰稜方角也酒器周禮考工記觚
三升考古圖凡瓶孟方角者皆曰觚上
觚指其器下觚指其制器既不爲觚之制而猶存
觚之名觚哉觚哉言不可復謂之觚也亦以歎失
其舊者不止於觚也夫子因○程子曰觚而失其
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
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
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
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
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
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金氏曰有仁
當作人朱子
謂以起非救人爲仁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
文可逝不可陷見之

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金氏

我此問雖語錄亦疑之然此不足怪今人憂道學
之陷害者亦如此曰學道者雖告之曰不夫不婦
則爲誠不飲不食則爲廉坐禪入定則爲敬絕世
廢事則爲高乎如此則忘身絕世而已矣則將應
之曰何爲其然也學者行人倫之當然耳非可絕
人倫以爲誠也取令介於義而已非可毀風俗露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三

以爲清也存心遇事主一無適而已非可以坐禪
入定爲敬也日用當行而已非以絕世廢事爲高
也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
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
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
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
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約要也解氏曰約是收束向
身意思集註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
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

則可以不背於道矣金氏曰何文定曰貴文肅舉仁字一節蓋是指由博文約
親切處以爲例尤見分曉因是推之如詩三百篇
字字要講究是博文也到得行時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是約禮也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件件要
講究此博文也至於行時則一言以蔽之曰無不
是約禮也今觀文公語錄有曰博學於文考索
自是約禮也今觀文公語錄有曰博學於文考索
若不博學則約之以禮安知不背於道徒知要約
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
不畔於道也齊氏曰博文則能知聖賢之成法識
事理之當然約禮則收斂歸之於身而爲脩行之
實若泛泛學文而不約之以禮則於已無相關
既能博文又以約禮爲自己之行大可進德 ○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
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箇

至氏曰按本註兩進程子重下於學者爲切此若
子是大槩言學者博是廣博聞見約是收束心身
廣博聞見於文而收束心身以禮方可保其不
畔於道徒博文而不約禮安保其不畔於道哉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
之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
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
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
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
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也厭棄絕也許氏曰
天者理

之所自出言天厭之者是事 聖人道大德全無可
背於理理與已不相開也

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
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

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金氏曰聖人道

於善而見惡人固謂在彼有願見之心而在我本
有可見之禮則不咎其既往或啓其將來未可知

也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則又
難以別言矣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

可明言其爲可則則媚媚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似
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

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
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無不可彼

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聖人指
天以爲質欲學者知反此心也許氏曰子路惡惡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箇

不汙聖人無可無不可見惡人而不累其德唯聖
人能然若學者則當以子路爲法見惡不可不遠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金氏曰此章中

少異朱子訓義亦微不同中庸上句無爲德二字
鮮字下有能字蓋中庸以聖言爲德二字而

下文有能字其實下文能字即爲德二字也中庸
首章兼性情而言故朱子訓義兼言不偏不倚之

體此中庸指德行而言故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
訓義止言無過不及之用

此德今已久矣許氏曰集註中者無過不及不

把兩意影出中字只是行事件件合天理到恰好
處庸平常也平是平正常是常久之道此是把兩

字正說庸字行事件件中正便可常久才好奇欲便
不可常久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可庸方